



无地自由 胡适传



SHIJIHUIMOU
RENWUXILIE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沈卫威

我借這個機會，要說明所謂「胡適之體」，如果真有這東西，當然不僅僅是他採用的什麼形式，因為他做的詩並不限於「飛行小譜」這一類用詞調作架子的小詩。「胡適之體」只是我自己嘗試了二十年的一点点小玩意兒。在民國十三年，我作我的胡思永的遺詩序，曾說：

他的詩，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組織，有格式。如果新詩中真有胡適之派，這



SHIJIHUIMOU RENWUXILIE

世纪回眸·人物系列

世纪回眸·人物系列

无地自由 胡适传

沈卫威

上海文艺出版社

K827.6

0-39

1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陈 征

封面设计：王志伟

世纪回眸·人物系列

无地自由

胡 遗传

沈卫威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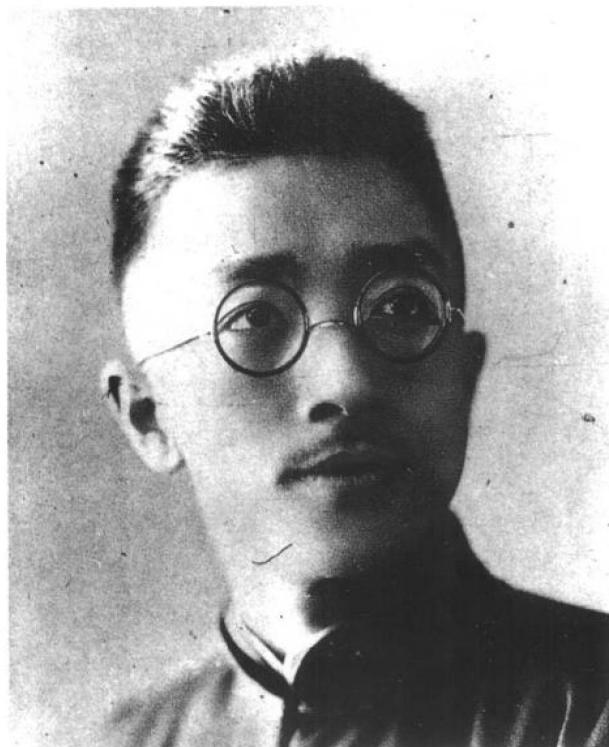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875 插页 4 字数 317,000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500 册

ISBN7-5321-1245 4/I·958 定价：12.90 元

136273



三十一岁时的胡适先生

1928年，胡适摄于纽约



胡适全家合影





做外交官时的胡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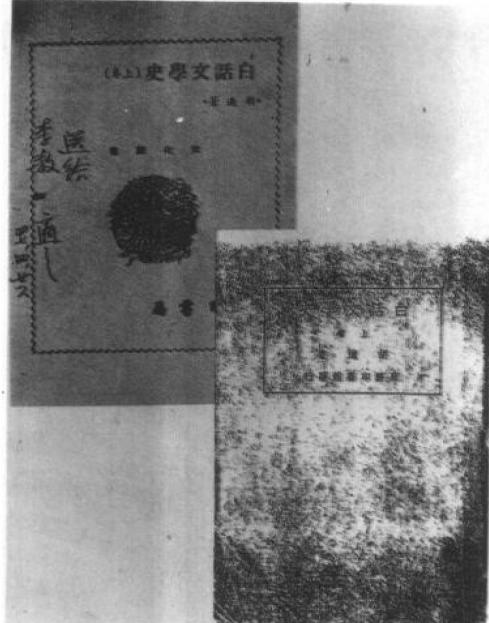
胡适在美被授予名誉博士



胡适和他的塑像



胡适在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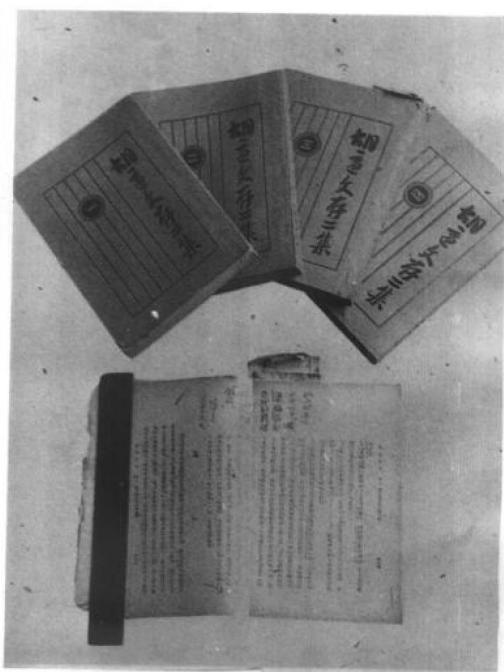


《白话文学史·上卷》书影

我借这个机会，要说明所谓「胡适之体」，如果真有这个东西，当然不僅僅是他採用的什麼形式，因為他做的詩並不限於「飛行小譜」這一大類用詞調作架子的小詩。「胡适之體」只是我自己嘗試了二十一年的一點小玩意兒。在民國十三年，我作我的姪兒胡思永的遺詩序，

曾說：

他的詩，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組織，有格式。如果新詩中真有胡適之派，這



胡适谈“胡适之体”的手迹

胡适文存亚东版书影

编 者 言

从今天起，——这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秒，我们都别无选择地朝着世纪末逼近着。身处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口回眸百年历史：现代中国经过了几代人的前赴后继，受尽磨难，至今方才徐徐拉开现代化的大幕。我们或可再问一声：这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序幕，是否延续得太久了一些？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自今日始萦绕在人们心头，早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口，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们已经发出了类似的疑问，他们急躁不安，东渡日本，西走欧美，上下求索着……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悲壮行程，如同一道现代中国史上的深沉凿痕。本丛书的宗旨，正是要通过这几代知识分子不同的生活历程，心灵历程以及学术历程的描述，达到一种对一个世纪的整体性反思，从而使我们有更多的理性来抉择下一个世纪的路该怎样的走下去。

FY31/03 136273

目 录

引 子 1

上 卷

自由主义的辉煌与困境

第一章	自由之赐	7
第二章	顺风而呼	45
第三章	干预政治	110
第四章	欲越困境	172

下 卷

自由之旅的苍茫岁月

第五章	何去何从	255
第六章	幽灵回荡	344
第七章	寂寞的狮子	397

附 录 胡适年谱简编 471

后 记 486

引 子

假使在 1815 年 6 月 17 日到 18 日的那晚上不曾下雨，欧洲的局面早已改变了。多了几滴雨，或少了几滴雨，那对于拿破仑成了一种胜败存亡的关键。上天只须借几滴雨水，便可以使滑铁卢成为奥斯德里慈的末日，一片薄云违反着时令的风向，穿过天空，便足使世界整个崩溃。^①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当雨果作为《悲惨世界》的故事的叙述者，从比利时的尼维勒到达滑铁卢附近的乌戈蒙时，在作了上述这段“假使”的同时，又不无淡淡的幽默，说道：

凡此种种，只是为了今日的一个农民向游人说：
“先生，给我三个法郎，假使您高兴，我把滑铁卢的那回事说给您听听。”^②

由于写作《胡适传》的缘故，我四度身临传主的故乡徽州。而那都是为了体认胡适晚年随国民党政府到浪花尽处，东海扬尘时所说的：“我将来写自己传记时，要一大章来写徽州的社会情形。”^③

在传主的家乡绩溪，从县城到山村上庄，所到之处，随便遇见一个行人，只要他们得知我是来“寻找胡适”的，都会自然而然地向我讲述一个胡适的故事。尽管他们话语中“胡适的故事”，有的纯属子虚乌有，有的是添枝加叶，有的是移花接木，但他们都为有胡适这位乡贤里圣而产生与你交流的话题。也许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文化功利价值，但起码是一种谈资和交流的媒介。胡适实际上成了他们向外界展示他们“文化之乡”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

就传主的家乡绩溪而言，由于胡适个人的沉浮之故，曾几度辉煌^④，几度暗淡，而今又再度展示出她的文化风光。“凡此种种”，只是为了今日一个个绩溪人向我或许多身临绩溪的异乡人讲述一个胡适的故事。

1989年秋至1990年春那个暴风雨过后的岁月，我到长江三峡漂泊，去庐山、黄山攀登，还到井冈山去跋涉。抹不掉的烙痕，化不开的情结，我思考最多的还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和文化使命。且因写作《茅盾传》的缘故，我得以比较了胡适、茅盾两种政治一文化不同取向的知识分子。

在那本简略的《胡适传》初版印行三年后，我第四次来到绩溪时，一位胡适的亲属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假如胡适先生1948年底不从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上走掉，你的《胡适传》将是另外一个面目。”我回答道：“如果是这样，中国现代文化史，尤其是学术思想史也会是另外一个格局。但这都是不可能的事了。”

也正是这次谈话，使我忆起了雨果《悲惨世界》上的那一个值得人品味的假使，和那个随时可以“说给您听听”的故事

的表达方式，并从中得到如下启示：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史一学术思想史来说，胡适何尝不是一个拿破仑式的英雄（章士钊称之为“适之大帝”）。同时也正如普希金在《致拿破仑》一诗中所云：

神奇的功业一旦建成，
一代伟人立见凋敝。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经历了封建帝制覆灭、三民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验三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世纪初实验主义的呼声，在世纪末才在一个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得到回应。这对胡适来说，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给予，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化参与。胡适的人生之旅可以用年代来衡量，但他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则应是用世纪来审度的。

作为“一个不自由的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曾正视自己从事学术研究是正途，而谈政治是歧路。在历史的长河中，政治是暂时的，文化却是永恒。他留下的遗产，虽然很难用政治与学术划为不相容的两极，本传则着重于胡适的“歧路”上追踪。

言归正传。请读者随我在世纪末的回眸，于中国革命的自由主义进程中，“寻找胡适”，在胡适那“自由的感念与困境”中，以你个人的感知与理念参与胡适形象的重塑。

注释：

- ① （法）雨果著，李丹译：《悲惨世界》第378—3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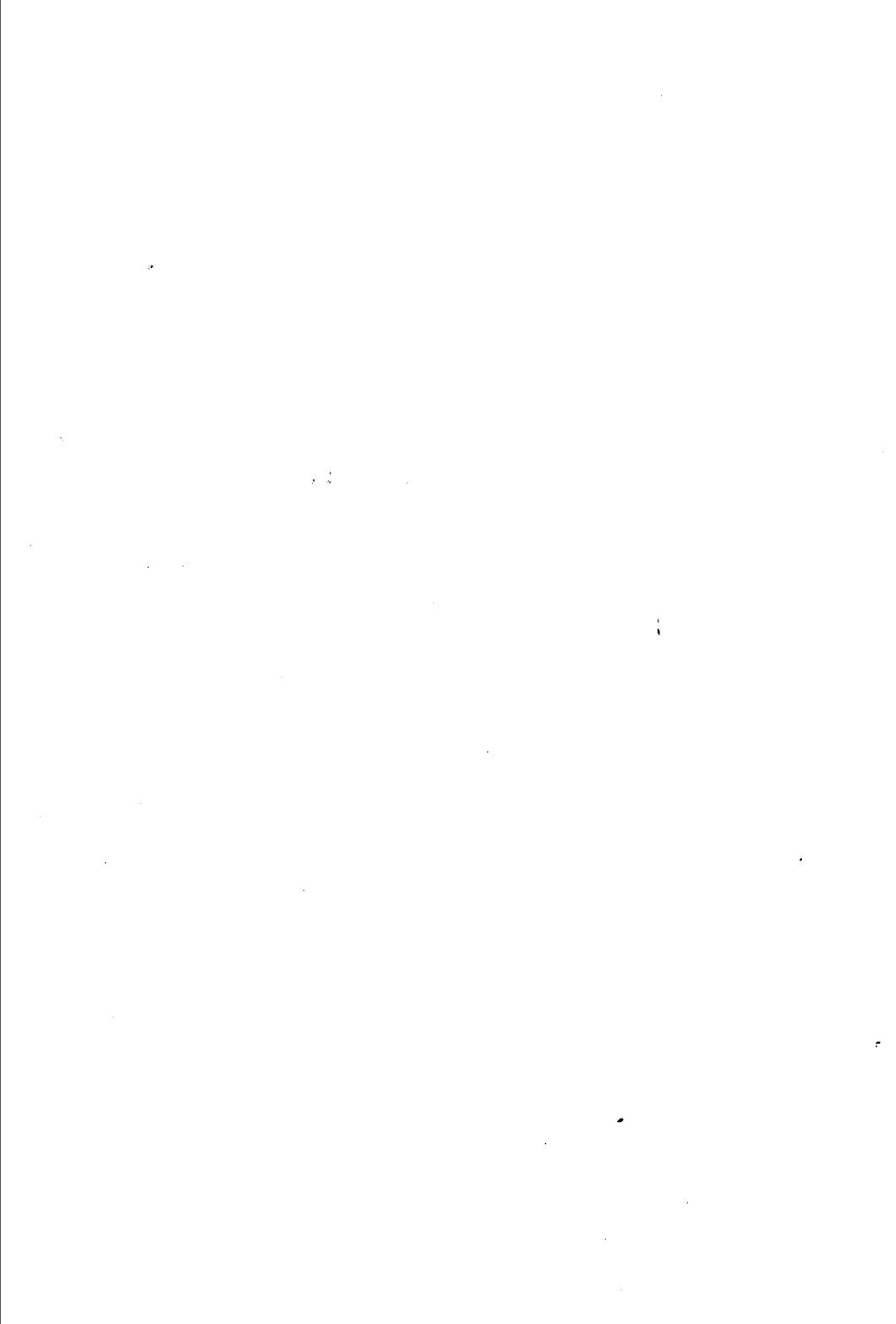
② (法)雨果著、李丹译：《悲惨世界》第378页。

③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5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④ 五四前后，三位文化名人曾在撰述中因胡适而提及绩溪，使这个当时鲜为人知的小县因胡适而辉煌。蔡元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中说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中说中国青年“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中先后称道“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

上 卷

自由主义的辉煌与困境



第一章 自由之赐

1

1904年2月，在安徽皖南徽州山区绩溪县的八都上庄，春从溪头，刚上了树梢，一位年仅13岁的少年郎，告别了慈母，走上了徽州许多青少年的必由之路——走出这片闭塞的山区，翻山越岭，到杭州、上海等大都市去谋生。不过，胡适没有去蹈徽州人的老路，到商栈当小学徒，念生意经，而是进了他父亲生前好友张焕纶先生创办的，二哥、三兄（同父异母所生）都曾就读过的梅溪学堂。

天下真大。对于胡适这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小书郎来说，这完全是一片新的天地。

由于听不懂，也不会说上海话，更不曾开笔作文，他被编入了最低班，学习《蒙学读本》（国文）、《华美初阶》（英文）和《笔算数学》。

讲授国文课的沈先生虽非冬烘之辈，但却信口胡诌，误人子弟，把“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传”解释为《左传》。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教鞭之下，竟藏龙卧虎，有在十几年之后翻江倒海——摧毁传统旧文学，开中国新文学之先河的同学少年。粗疏的《蒙学读本》对于一个已经

读完“四书”、“五经”的胡适，可谓易如反掌。他根本不是在听老师讲这些自己早已熟知的老古董，而是在由山村到大都市的眼花缭乱，惊魄畅心稍作平静之后，用力听老师上课讲的上海话。进校六周，乍入此道，且会说几句上海话的胡适便在课间，含羞地捧着书本，恭敬地走到正在吞云吐雾的老师跟前，压低了声音：

“这个传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

沈先生慌若惊梦，瞪眼看着这个不起眼的瘦弱小孩，站在面前，那低细的声音分明是在向自己挑战。他涨红了脸，将信将疑地忙问：“侬读过《易经》？”

胡适充满自信地点了点头。

沈先生又追问道：“阿曾读过别样经书？”

胡适这时羞涩感全消，两腿，尤其是脚跟似乎也站得更稳，便脱口说出《诗经》、《书经》、《礼记》几部书。

“我出个题目，拨侬做试试看。”如梦醒来，在震惊之余的沈先生感到不可思议，便想进一步测试一下这个看上去土里土气的小脑袋里究竟装有多少货。

不曾开笔做文的胡适领了《孝悌说》的题目，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 100 多字。

“侬跟我来！”沈先生看罢作文，便领着胡适入了一个新班，坐到最末排的一个空位上。因为这个小学生实际知识水平，已使他颇为难堪了。

就这么一跃，胡适在几小时内升了三级，居然做了第二班的学生，可谓一鸣惊师。这也许为小胡适始所未料，但却颇为受益。这一生之中的最初“鸣放”，使胡适感到自己对命运的把